

三探鼠浪湖岛

□阿能

据央视网消息:2025年4月27日上午11时许,满载39.96万吨铁矿石的新加坡籍“远见海”轮在“海巡0732”艇的护航下穿越蛇移门航道,平稳靠泊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这艘巨轮以“首船”与“第400船”的历史性重合,见证了鼠浪湖码头累计接卸超大型矿砂船达400艘次的新纪录。

记得第一次去正在“移山填海”的岱山鼠浪湖岛,是在2012年的夏天,从衢山岛东田涂村海口乘小机帆船出发,约2公里水路,就看到了这个因建设深水港口而一下子火爆起来的悬水小岛。

出发前事先了解有关鼠浪湖岛的地情资料,这个西北—东南走向的小岛,两边有山咀夹角,远看是有点像黄鼠狼,但近观却不太像。这个长3公里、宽0.7—1.7公里,作为衢山港口物流区开发之一的岛屿,经开山填海后,向西南筑起了一道长长的大堤,使岛形变得略呈半圆。岛上最高点是海拔166.8米的坟基斗岗,岛的正面深水海湾风平浪静似湖,故岛

名鼠浪湖。清朝时,岛上已有人定居,依海而生,耕海牧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开发前岛上环坟基斗岗山峦,面向大海有6个自然村落,2000余人依海而居,打鱼为生,粉墙青瓦的渔家小屋错落其间,渔船锚泊在宁静的海湾中,随着潮起潮落……2006年,鼠浪湖岛开始启动整岛搬迁,2009年底,岛民尽数搬迁至衢山岛。2009年12月8日,鼠浪湖岛工程前期陆域形成,围堤工程正式开工建设。2012年7月底,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鼠浪湖岛矿石中转码头项目,总投资约为49亿元,预计年通过能力5000万吨,将是未来国内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

原本知道,鼠浪湖的渔民画是很有名气的,还有,岛上的先民为了保佑出海平安,还在北湖湾建了一座“三圣宫”。如今岛上开山爆破好生热闹。挖掘机开山挖土、工程车来回穿梭,车水马龙,一片繁忙景象。沉睡已久的鼠浪湖岛处于热闹的开发建设中,我真想上岛去探个究竟究竟。但施工现场不对外人开

放,我们只是乘船经水深在25米以上的天然蛇移门航道,沿着长16.03公里的海岸线作环岛游,绕了这个陆域面积2.85平方公里的小岛一大圈。在渡船上,感受到了工程建设如火如荼的气氛。

第二次去岱山鼠浪湖岛在2014年的夏天,是应岱山县政协文史委所邀,去参加征编文史资料现场会。那次我还是从田涂村海口乘小机帆船出发,作观光游览。两年过去,鼠浪湖岛的面貌全变了。站在船头,远眺岛上,坟基斗岗周边几处山壁已被水泥浇筑磨平,从岸边到山脚纵深开闢成一马平川,通过开山和滩涂围垦,已经形成了120万平方米的港区腹地堆场。至此,作为舟山保税港区衢山分区工程拟建长835米的41万吨卸船码头、10万吨级及5万吨级装船码头雏形渐现。矿石堆场、生产、生活辅助设施区等港区陆域配套功能区正在兴建之中。鼠浪湖岛,与正在建设中的黄泽山岛能源及大宗散货储运基地遥遥相望,与深水良港蛇移门港隔港相对。一个主要

功能定位为大宗商品中转、储运的保税港区正在崛起,正在准备敞开怀抱迎接世界各地的巨轮。

第三次去岱山鼠浪湖岛在2015年的深秋,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自2014年10月28日,舟山港综合保税区衢山分区在鼠浪湖岛正式开工建设,现场启动山体爆破,标志着舟山港综合保税区衢山分区计划建设周期为4年、总投资17亿元、将形成陆地面积182万平方米的二期工程建设掀开了新篇章,到2017年底封关运作,建成中国重要的大宗商品仓储、中转基地。

再一次放眼望去,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项目的一期30万吨级卸船泊位、10万吨级装船泊位以及2座大型引桥的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施工,生活生产区的主体工程也基本完成。在港区的卸船泊位旁,巨型桥吊式起重机的抓斗随着操作工的控制正在起降作业。那个时候,满眼激情,一个现代化港区已经初具规模,笑迎一艘艘满载矿砂的货轮……

枇杷心

□郑凌红

一阵风吹过,夏天就到了。在人群喧闹中安静得好像只有一个人,也可以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热闹得仿佛拥有全世界。

路过水果店,暖黄透亮,惹眼,醉心。一篮篮,一串串,一颗颗,扑入眼中,仿佛给生活枯燥的脸庞喷上爽肤水,又像是往嘴巴里轻轻送入润喉片。

王建曾写赠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枇杷花下,声名无二的大唐才女,清丽可人,他物不可比拟,恰如枇杷,看似寻常,却藏有寻常之外的心境与目光。

时光飞逝,如小李广花荣的箭,穿过岁月长河,翻开三十年前的记事本落轿下马。

旧屋在乡下,院东拐角处有一水井。水井后来被填上,成了“打水机”。那株枇杷树,在水边,和水井“根据地”相依。洗衣时,可沿浇筑的水槽攀爬。我想,那株枇杷树等了我好久。既在水槽边等我,也在童年里等我。它葱葱郁郁,一年四季张着油青的枝叶。抛开别的树黄了又绿不说,独自享受岁月静好,笑看一生沉浮,便已然惊心。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接近父亲。只是个挺高。二楼平顶,我曾趴下身子,伸手抓住它枝干。但终究被大人看见,挨了骂。那

时,不过十岁,可枇杷树属自家之物,感情自然不一般。看枇杷由青变黄,心情随之雀跃。枝繁叶茂,恣意生长,时光迈着舞步,一株枇杷树,在五月吸引来来往往乡邻。

乡邻,主要指同龄小孩。因为是玩伴,因为不用花钱买,他们和我一样馋。枇杷尚青,我们已尝鲜。有时候扔了一地,祖母看了难免念一声:可惜。当然,青涩滋味也是一番好滋味。随着颜色的变化,嘴巴里的期待也随之升级。

我是品尝枇杷的主角。夏日炎炎,午后时光,大地上人物皆有困意,而我开始爬上枇杷树。摘一颗,也不洗,直接往嘴巴里塞,也不剥皮。但入口的滋味,就在于那一份原汁原味的“土”。烈日是枇杷的“甜蜜素”,光照越足,枇杷越甜。自家种的枇杷树好啊,吃一颗扔一小截尾柄,似乎嘴巴里永远停不下来,夏天永远清新滋润。

吃枇杷,我是高手。入嘴快,不吐皮。这曾一度被亲友沦为笑谈,但我固执地觉得,不吐皮的枇杷才最好吃。你看它的黄,你尝它的浓甜,你品它淡淡的果酸,有泥土的芳香,润五脏,滋心肺,劈开生活琐碎的枷锁,安抚身心,化解困顿。

那年之后的每年夏初,一看到枇杷,心就澎湃。但我知道,最喜欢的还是那土枇杷树上长出的土枇杷。街头巷尾,偶见乡下农

人拎着篮,挑着担,口中喊着——卖枇杷了,步子便得停下来。

后来,年岁渐长,经历了一些事,看了一些书,离开了一些人,对枇杷也有了新认识。原来,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轮回。羊士谔在《题枇杷树》里写道:

珍树寒开花,氛氲九秋月。
佳期若有待,芳意常无绝。
袅袅碧海风,潋潋绿枝雪。
急景自餘妍,春禽幸流悦。

秋,冬,春,夏。蕾,花,子,果。是任性,乃脱俗,更清高。如闭门而居的才女,情深意切不是常人所能见。

《项脊轩志》里那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印象极深。因为随年岁增长,当年辰光中,骂我的祖父已远去,留下的祖母体颜日衰,她对于枇杷树少了往昔执着,有没被人“偷吃”,甚至树枝被折断也不再关心了。

再后来,老家的那株枇杷树,被父亲和伯父合力给砍了。忘了是什么原因,只隐隐觉得有些失落。我想,他们也会有。至于这种失落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回忆告诉我,枇杷树倒了,院子周边亮起来了。纵然往事不可追,却是枇杷解满盘。

星辰花海浪漫海湾

□俞跃辉 文/图

在港岛大桥的东北侧,新城湾一边我看到了这大片大片的马鞭草花海,是谁别出心裁地种植了这么多几棵几十棵几百棵马鞭草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当几千棵几万棵甚至几十万棵连成一片,场面就尤为壮观。

马鞭草长长的茎杆,穗状花序,花蓝紫色,她们是作为一种忠诚、信任和爱情站在那里的,在天空下没有一点羞羞答答的样子。

夜晚,当港岛大桥和周边高楼变幻光的色彩,当萨克斯低低吹奏爱的曲调,情侣、爱人、少女和母子在花海里穿行,他们偶尔驻足,视线忽远忽近,这么多的马鞭草云彩般簇拥着,以草为马,内心激荡。

这里是“城市向海,生活向美”的地方,马鞭草、港岛大桥和新城湾装扮这相亲一角,一颗心字的架子上挂满了男神和女神卡,素昧平生的男女如约而至,在马鞭草见证下,只要有缘就能牵手,爱是最好的表白,晚风也在轻轻鼓动着。



邂逅蝉南

□成余庆

这是我第二次与这个叫“蝉南”的村庄不期而遇。

第一次是在早春时节,那天天下着濛濛细雨。我们本意是去甩龙桥,看看那座建于清朝年间的石拱桥。许是小桥流水激发了我们的游兴,游完甩龙桥后,我们沿着弄堂岭下的山道继续前行,想看看山上的风景。

行不多远,但见马路边立有一指示牌,上面写着“余天锡故居”和“刘少奇视察纪念馆地”。刘少奇自不必说,余天锡先前也有耳闻,据说他是古代舟山群岛科举出身任职最高的官员,他在舟山城西剑锋山麓创建的虹桥书院,是舟山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兴之所至,我们决定去一探究竟。

进村的道路不是很宽,而且还有些陈旧。行至村口,发现有上、下两条路通往村里。也许是大过兴奋,我们竟然没经“侦察”,就贸然驾车沿着上面的老路“闯”了进去,结果险些酿成大事故——村里道路十分狭窄,且弯弯绕绕,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村子里“突围”出来。由于惊魂未定,导致游兴全无,从村子里出来后我们就悻悻而归。不过,“蝉南村”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驾车可能会“搁浅”的村子!

第二次遇见蝉南村,更是意外。入秋后,我们决定徒行弄堂岭绿道。我们计划从甩龙桥旁的山脚上山,一路沿着绿道攀爬,爬升约300米后抵达竺家尖茶园,而后沿着茶园背面上山,再次穿过弄堂岭公路后继续上山,抵达黄杨尖隧道上面的山峰后,沿着山脊下山绕行到甩龙桥,全

程也就七八公里吧,先前已有人徒行过,在“两步路”中有记录。

不巧的是,待我们穿过弄堂岭公路再次上山后,行不多远竟迷路了!

其时正值正午,外面阳光明媚,微风不燥,但是置身山中,只觉阴翳蔽日,密不透风。开始的时候还好,想着“天无绝人之路”,总能找到那条隐秘在山林之中的羊肠小道。但经过多番努力后,终是无果。

正彷徨间,突然山腰处传来几声羊叫声,循声觅去,果然发现有几只山羊在密林中悠闲地吃着杂草。我欣喜若狂道:“这里有山羊,下面必有村庄!”于是,我们手脚并用,扒开灌木和杂草,向山下冲去。

越往下走,生活气息越浓。先是遇见一大片的杨梅树林,树龄估摸都有二三十年;再走不远,果然发现一条山道,只是走的人不多,道路已被荒草淹没;再往前行,就能看见影影绰绰的房屋了——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果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山脚处有块盆地,盆地靠近我们下山这侧是田地,地里种着瓜果和蔬菜,一大片橘子林上挂满了金黄诱人的橘子,而村庄则沿着对面山坡铺陈开来,给人鳞次栉比的层次感。

越靠近村子,越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一时又回忆不起什么时候来过,待来到村口的停车场后,我们才豁然开朗,异口同声的喊道:“蝉南村!”对,这就是上次我们差点要把车子丢在这里的蝉南村,只是上次我们是从对面山上的公路驾车驶入,而这次则是从这边山上的小道“闯入”。同行

者打趣道,我们与蝉南村的确有缘!

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决定好好观瞻一番。村子不大,也就百来户人家吧,所有房屋均坐北朝南依山而建,重重叠叠,但并无规律可循,导致村里的道路曲曲折折,加之有些房子建造久远,彼此之间的间距不是很大,难怪上次车子差点开不出来。一条新修的马路在山脚延伸出去,通往小展方向,这条路才是村里的主道。

与村民攀谈得知,蝉南村已有700多年历史了,系余家先人由宁波上面迁入,鼎盛时村子有100多户,700余人,现在村子已并入小展社区,常住人口不足百人。余天锡生活在南宋嘉定年间,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副宰相),其弟余天任官至兵部尚书,余天任之子余晦任户部尚书,时有“一门三尚书”之说。村里还保留有建于清嘉庆初年的老屋,另有余家祠堂等。1958年11月,刘少奇曾到离村不远的摩鼻岭山麓视察。

出村的时候已是午后,浓郁的秋阳普照着村庄。站在村口,回望村庄,但见整个村庄被群山环抱,掩映在青山翠竹之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而村子正对面的山峰形似“笔架”——果然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由此可见余家先人独特的眼光,那莽莽青山、苍苍大地,成就了余家人的繁衍生息、血脉赓续——这也许就是这个村庄源远流长的奥秘所在!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就是蝉南,中国千千万万的村庄之一!